

星海丛书

25集电视小说

HEIMUERBAISHATAN

黑木瓦
白沙灘

畅 武
著



大连出版社
DABEIAN PUBLISHING HOUSE

HEIMUERBAISHATAN

黑木百
白沙滩

畅 武
著

© 畅武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木耳·白沙滩/畅武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06.3

(星海文丛)

ISBN 7-80684-357-4

I . 黑... II . 畅...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6281 号

责任编辑:宋军

封面设计:曹艺

责任校对:于孝锋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0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941/83621147

传真:(0411)83610391

网址:<http://www.dl-press.com>

电子信箱:cbs@dl.gov.cn

印 刷 者:大连理工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0mm × 203mm

印 张:14.625

字 数:240 千字

出版时间:2006 年 3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92.00 元(共 8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序

大连出版社要出版一套“星海丛书”，集中推出本地一批业余作者的新作，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大好事。

这批作者中大部分人的名字还暂不为大连人所熟悉。他们中有的是工人、学生，有的是机关干部、教师，有的是企业营销员、导游；年龄跨度也相当大，老中青兼有，可谓三世同堂。他们是近年来大连日渐活跃的群众业余文学创作的一个缩影。丛书选发的作品绝大多数是作者的处女作。这些作品以不同的体裁和形式，从各个侧面描写了他们各自所熟悉的生活，许多人物形象和生活细节，质朴、真实，有种“原汁原味”的鲜美。这些作品格调健康向上，表现了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和人们追求美好和谐生活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总体看，这批作者起点较高，出手不凡，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大连业余作者队伍比较丰厚的文学修养、开阔的生活视野和潜在的创作实力。

这批新人新作的推出，再次表现出了大连出版社热心扶持本地文艺人才的可贵的责任感。记得在十几年前，大连出

版社曾出版过一套“星海文库”，包括《邓刚海味馆》《王晓峰文谈》《孙惠芬的世界》《素素心羽》《周颖情愫》等十余部作品集。当时，本地作者出书还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其中几个作者第一本作品集就是通过那套丛书正式面世的。现在，这些作者都已是文坛上颇有成就的知名作家了。但他们对当年大连出版社的义善之举仍深怀不忘。我盼望并相信，今天“星海丛书”推出的作者，在踏上这第一级台阶之后，一定会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去攀登文学艺术的更高峰，在某年某月某一天，也会在一个新的高度之上，尽享欣然回首的愉悦。

大连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与进步，需要广大专业与业余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将越来越大。精神文化的创造与个人价值的实现也将成为人们重视生存质量的新的追求。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与文化体制的转变，从事文艺创作和其他精神产品生产，必将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完整生活的一部分。我们各级文化主管部门、相关单位和各个媒体都应该为群众的业余文艺创作提供有利的条件，进而形成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共同为打造“文化大连”目标的实现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

盼望大连文艺界有更多的新人新作涌现。

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大连市文联主席、党组书记 张玉珠

2005年11月5日

谨以此故事，献给那些曾经是共和国保卫者的人，愿他们对地方经济建设的赤胆忠心越来越会赢得全社会的尊重和爱戴！

——畅 武

主题歌(《我真的离不开你》)起：

自从相识你/笑容就不曾遗忘
体会你背后的苦/看你深情的目光
我比谁都熟悉/你走过的风雨
只因为有你/我从不寂寞/似烟花在夜空中开放
真的离不开你/就像船儿和背负的桨
真的离不开你/就像花儿牵手的阳光
如果不这样/我会为谁喝醉
如果不这样/我将在哪流浪

每次相逢你/缘分已搭好桥梁

你那闪烁的泪珠/倾诉你心中的忧伤
我给你的真诚/你深深地珍藏
只因为有你/我才不疲倦/伴海鸥在大海上飞翔
真的离不开你/就像琴弦拉扯着木琴
真的离不开你/就像海洋滋味着鱼群
如果不这样/我会为你心碎
如果不这样/我将为谁繁忙

第一集

2002年，春天降临在中国北部沿海小镇——安海镇。

安海镇远景。清晨。

镇区东西长、南北窄，三四家中小型轴承厂和学校、集市、居民区错落其间，几乎干涸的安子河贴镇南由东向西注入大海，些许融化的冰凌和着沙丘一湾湾地残留在河道中。

出镇向西，是一大片盐碱地。盐碱地上最高处那些高大的荆棘，挺着硬朗的干枝、拥着轻雾亲吻着大海飘来的第一缕春风。

市委办公楼楼下。白天。

尚未走马上任的安海镇代镇长郑屹从出租车里出来，他抬头望望市委大楼，整整服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步向楼内走去。

市委书记办公室。白天。

郑屹毕恭毕敬地坐在沙发上倾听李书记讲话。

李书记：“军转干部为我市的经济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成长得也很快，市委班子中就有两名常委是军转干部，我本人就是一位。”

“哦？真没想到！”郑屹脸上露出敬佩的神态。

“军官到地方二次就业，由于工作内容和工作环境变了，在工作中都会有一个适应期。但你要缩短适应期，适应期长了则跟不上形势发展。”

“明白！”



“让你到乡镇去当行政一把手，常委们意见并不统一。”李书记拿起一枝红蓝铅笔摆弄着，“有些人对军转干部的能力心存疑虑，好一叶障目！但我坚持从你们的自身素质出发，合理使用每位同志。这次，就把你这个全市军转干部公务员考试状元当苗子去培养，你可要替军转干部争气啊！”

郑屹点头：“明白！”

“你们镇党委书记刘树琛，在安海工作了 13 年，当过副镇长、镇长，有经验、有点子，你要好好地向他学习，工作中要多听取他的意见，但也不能畏手畏脚！”

镇政府大院外。白天。

一辆老式桑塔纳驶近办公楼。

“镇长，开进去吗？”司机陈小强问。

“不，我们在路边等谭部长。”郑屹看看镇政府办公楼，“嗬！办公楼倒是不小。”

“安海镇最高的建筑。”陈小强笑道。他把车停到路边，南来北往的大货车风驰电掣地打车边经过。

一辆奥迪 A6 从镇政府大院开出来，挨着陈小强的车停下，开车人探头问：“小强，怎么停这儿？”

陈小强急忙摇下车窗：“哦，二哥，郑镇长来报到。”陈小强转向郑屹：“镇长，陈家沟村陈书记。”

陈希有一听，麻溜下车，郑屹见状也下车。

“你好，镇长，我是陈希有。”

“你好，陈书记。”

郑屹和陈希有握手，陈希有身上浓烈的酒味直冲郑屹鼻子，他禁不住扬扬头。

“哦，昨天晚上我和几个朋友喝大了，这不，还没消酒就来镇政府办事。来，抽一根！”陈希有递给郑屹一根烟，甩手扔给陈小强一

根，陈小强乐呵呵地接着。

郑屹接过烟，扫了一眼烟名，再瞅瞅陈希有：“嗬，最高档次！”

陈希有笑了：“就当过年包顿饺子啦。”忙给郑屹点烟。

郑屹摆手：“我不会。”随手把烟递给陈小强。“陈书记，酒后驾车能行吗？”

陈希有点上烟，随口说道：“没事儿，在安海的地盘上，没人抓！”

“我是说不安全。”

“你放心，安海的干部没不喝的，八成人骑摩托，都练出来了。”

陈希有见郑屹不明白他的话，又补充了一句：“整天与海风和海水打交道，不喝点不行，喝点酒赶潮气，有好处。……你是军转干部？”陈希有引开了话题。

“哦？你的消息挺快！”

“呵呵，谁来当镇长是安海镇的大事，我能不关心吗？”

“镇长，谭部长来了。”陈小强在一边提醒郑屹。

郑屹看看擦肩而过的小车，忙道：“跟上！陈书记，我们下次再聊。”郑屹和陈希有握手、上车，撵着谭部长的车进了镇政府大院。

镇政府大院。白天。

大院里布满枯草，地上乱七八糟地躺着一些有线电视施工用的电杆。西侧有一旱厕所，靠厕所墙上贴着一副标语：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完成全年各项经济指标！大院东侧堆放着一些摩托车和自行车。

办公楼正门两侧墙面由于多年贴对子的缘故留有厚厚的红纸板，大门玻璃覆盖着一层尘埃，像是挂了一个灰色的门帘。

办公楼台阶处。白天。

镇党委副书记周立民、长得矮小的副镇长陈庆、副镇长孙小



林、副镇长苏晋强、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6名党委委员站在台阶下面。

谭部长和郑屹的车进了大院后直接开到台阶处。

郑屹下车跑向谭部长的车，为谭部长开车门：“部长，您好！”

“哦，小郑。”西装笔挺的谭部长边和郑屹打招呼边缓慢地伸出右腿，然后把身子扭到右侧，再搬出左腿，两只脚都着地后，用双手一撑座位出了车门，郑屹为他关好车门。

谭部长拉着郑屹的手：“刘书记出国招商不在家。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一把手不在？！郑屹一怔。

“这位是副书记周立民，这位是副镇长陈庆，这位……”谭部长一个一个地给郑屹介绍。

“您好！您好！……”郑屹和大家握手、寒暄。

谭部长给郑屹介绍完班子成员后，指着郑屹道：“代镇长郑屹。”

周立民带头鼓掌。

谭部长转向周立民：“到会议室说几句吧！”

“好！”周立民转身引领谭部长等人进楼。

办公楼内。白天。

所有墙壁都好像被雨淋了一遍似的，白色粉末顺着墙壁滑落，一簇簇地堆在墙角。一些敞着门的办公室里，红头文件随便地散放在桌上，地上到处是烟头，几名机关干部正躺在床上唠嗑。

从钉住门的卫生间里飘出一股股酸臭酸臭的气味。郑屹瞥了一眼走在身边的周立民和其他镇领导，大家好像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

办公楼外台阶处。白天。

谭部长把在送行人群中的周立民叫到身边，谆谆嘱咐：“小郑是军转干部，没有农村工作经验，你是老同志，要多帮助他，让他尽快进入角色。在团结这个问题上，你要作表率，以后我还要找刘树琛谈。”

周立民：“两座山走不到一块儿，两个人可以走到一起，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就是一种缘分，我一定会珍惜的。”

“这就对了。你们这次人代会……要摸清底数后再开，不怕晚就怕闪，有闪失可不行。总之，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团结，做好工作。”

“部长您放心，有刘书记和郑镇长当头，我们会精诚团结、做好工作的。”

“请部长放心，我一定会主动搞好团结的。”站在一边的郑屹顺着周立民的话说。

谭部长看看郑屹，说道：“那好，看你们的了。”谭部长转身和大家握手，他走到陈庆身边时，用力拍了拍陈庆肩膀，陈庆笑笑。

郑屹：“部长，您中午就别走了。”

谭部长笑道：“哟嗬，刚上任就想尽地主之谊！”

大家乐了，齐声嚷嚷：“部长别走了！”

谭部长：“吃饭的机会有的是，下次吧！”

郑屹为谭部长开车门，谭部长身子一侧，缓慢地向车里伸出左脚，两只手把住车前座靠背，一使劲上了车，郑屹小心翼翼地为他关好车门，谭部长的车离开了镇政府。

镇长办公室。白天。

郑屹站在办公桌前环视着办公室。

周立民在一旁介绍：“太小了，只有 14 平，放一张办公桌和一长条沙发就没地方了。”

“刘书记什么时候回来？”郑屹把话岔开。



“不太清楚。”

“他走多长时间了?”

周立民想想后,说道:“哦……18天了。”

“这么长时间?”郑屹坐到椅子上,“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不好吧?!”

“也不知国外那边是什么时间,我看……你就算了!”

“也好。……周书记,你今天陪我熟悉一下办公环境,从明天开始,我分头看看全镇的工作。”郑屹说完就站起来往外走。

“好! 那你还没坐一会儿呢!”

“不坐了!”

郑屹走出办公室,周立民紧走几步跟在后面。

木耳山东坡。白天。

大片的草地和树木尚未放绿,参天的松柏已在茂密的古老山林中点缀出了一块又一块的绿色。

周立民、陈庆、水产助理大老周和陈小强跟在郑屹身后往山上走。

“镇长,你千万别小瞧这木耳山,别看它长的不大,生的黑木耳却不少,黑木耳可是咱安海镇的一个招牌。”周立民道。

“这东西就像动物下崽似的,大象大不大,大! 但一胎只能生一个,小猫小狗小不小,和大象比,小! 太小了! 但一胎准能弄出七八个来。”

大老周的话把大家逗弄得哈哈大笑。

郑屹笑后,说道:“在我小的时候,每到春节,我妈都要买上几斤黑木耳,她告诉我说‘黑木耳是贡品,吃它能逢凶化吉。’那时候我哪儿懂什么叫贡品啊!”

周立民:“她说得对! 这300多年来,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已经把它当神来供了。”

大老周：“亏得它了，要不安海镇的婚宴上就少了一道菜。”

郑屹：“嚯！这么大作用？”

大老周：“可不！吃开水烫过的黑木耳能滋阴壮阳，婚宴上能不用嘛！”

大家又呵呵一笑。

周立民：“每到梅雨季节，十里八村的人都来采木耳……”

“他娘的，采木耳的人比黑木耳还多！”一直没吱声的陈庆在一边插话。

听了陈庆的话，郑屹眉头动了动。

周立民：“陈小鬼说得一点不假！”

郑屹眉头又动了动。

周立民知道自己说走了嘴，忙不迭地改话题：“黑木耳的生长条件很高，一定要在特定的气候、生态和树种条件下才行，这东西完全是大自然孕育出的精灵。”

郑屹站住，转向周立民：“哟，你很专业！”

周立民：“哪里哪里。”

郑屹：“今年能吃到黑木耳喽！”

“今年不行啦！”大家一齐说。

郑屹颇觉奇怪：“为什么？我到安海镇，木耳山就不生黑木耳了？”

“哈哈哈。”大家齐笑，继续跟着郑屹朝山上走。

海神庙。白天。

靠近木耳山山尖，矗立着一座用黑砖头、黑瓦片砌成的海神庙。海神庙坐北朝南，庙前有一青铜鼎和盛放牛羊头的俎。

鼎和俎的右侧，立着一块紫色牌位，上面用白色楷体字写着：海神保佑子民安渡。

鼎和俎的左侧立着一块石碑，上刻：木耳山。



庙前空地。白天。

空地上聚集着上百名准备祭祀的渔民。

郑屹等人走过来，他们在石碑前驻足，望着准备祭祀的渔民。

主祭祀人的脸和手涂满蓝色，头戴蓝色丝巾，用网扣很小的渔网包裹着肌肉发达的上身，腰系粗麻绳，下穿蓝布七分裤，手攥三炷香，面向神坛而跪。

男人、女人和孩子依次跪地。

郑屹抚摸着那深刻在石碑上的字痕，低声问周立民：“御碑？”

“都这么传说。”

“今天是什么日子？”

“海难日。4年前的今天，我们镇有37名渔民在海上遇难了。”

“一次海难死这么多人，什么原因？”

“都是让穷日子给闹的！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能把海底翻过来的天气，渔民们就沉不住气了。那天晚上，大雨瓢泼，刮起了6级大风，20多条船不听劝阻出海，结果有5条船到了中心渔场后，就再没回来。”

郑屹紧锁眉头，没再问什么。

此时，祭祀人群中有个小女孩向郑屹回眸，小女孩那充满悲情的眼神刹那间凝固了郑屹的心田，两人对视着……

主祭祀人：“一叩首！”

小女孩转头和大家一起跟着主祭祀叩首，口中说道：“保佑我们平安出海，渔获海海！”

主祭祀人：“二叩首！”

大家叩首：“保佑我们平安出海，渔获海海！”

主祭祀人：“三叩首！”

大家叩首：“保佑我们平安出海，渔获海海！”

三叩首结束后，小女孩站起来，她扑打扑打身上的泥土，扭头看看郑屹，再上前扶起一老太太和一拄双拐的老大爷，两位老人在小女孩的搀扶下，从郑屹身边蹒跚而过。

木耳山山尖。白天。

郑屹等人站在山尖上。

“这个村叫什么名字？”郑屹指着山脚下一个风景秀美的村子问道。

大老周：“陈家沟。”

郑屹：“陈希有当书记的那个村？”

“对，就是前几天碰到的那个陈书记。”陈小强把话接过来。

郑屹：“真美！有山有水，像陈书记一样，都是中华烟档次。”

周立民、大老周和陈小强呵呵一笑，陈庆没吱声。

郑屹几人转回身朝西望去，眼前是平静的海湾，脚下是亮晶晶的沙滩。一块宏大的围海造田工程把白沙滩切成两段，工地上人头攒动。3名工人正挂在山腰打炮眼，挖沟机把从木耳山上劈下来的石块、泥土连同枯树正往十几台翻斗车上装。

周立民：“陈家沟村的白沙滩最多，是全镇滩涂资源最丰富的村。”

“哦！”郑屹似乎明白了陈希有抽中华烟的道道，他指着山下：“这是什么地方？”

周立民：“陈台沟，木耳山以西就叫陈台沟。”

郑屹看着山下的施工场地，有些纳闷地：“这么美的木耳山，我们怎么……”

“镇长，木耳山有很多传说。”周立民急忙打断郑屹的话。

“哦！”郑屹顿了顿，没等周立民开口讲传说，接着问道：“这么美的木耳山，我们怎么忍心把它给劈了？”

周立民看看陈庆，身子下意识地往边上靠靠。



大老周无所顾忌地说：“养海参需要围海造田，而围海造田需要石头，需要石头就劈木耳山，就这么简单。”

“他娘的，沿海地区都这样。”陈庆抢白大老周。

郑屹摇摇头，叹道：“唉！那得付出多大的生态成本？”

大家沉默。

过了一会儿，郑屹说道：“主管海洋渔业的领导都在这儿，周书记也在，我……不同意以任何理由去劈木耳山！”

“放炮了！放炮了！”沙滩上有人挥着小红旗朝郑屹等人大喊。

郑屹一听，立即冲到山崖边，指着山下挥着小红旗的人大吼：“不许放炮！不许放炮！”

只见陡峭的山崖下有三条长长的引信正嗤嗤地冒着蓝烟。

“快走吧！都点引信了。”周立民上前拉郑屹。郑屹涨红着脸被周立民扯着往山下走，他边走边回头望着海神庙、御碑和小庙边上的老树……

“轰——轰——轰——”山西侧传来三声沉闷的爆破声，爆破扬起的尘烟遮盖了整个木耳山，不一会儿，冲天的泥土和石块便从空而降，生存了300多年的海神庙、御碑顿时灰飞烟灭。

站在车边的郑屹，望着空中的飞砂走石，懊恼地一拳砸在车棚上。

镇政府大院。白天。

陈小强开车进了大院，找了好长时间，才在一堆又一堆的自行车和摩托车中间选了一个车位停下。

郑屹下车，他看了看杂乱无章的大院，低头道：“周书记，有时间我再找你聊。陈镇长，大老周，你们俩到我办公室。”郑屹往前走了几步，又突然站住：“周书记？”

周立民走到郑屹面前。

郑屹小声地：“你给我找一张刘书记的相片。”